

几个月前,我的新书出版了,想着给清泉寄一本,于是找她要地址。她给了一个安徽老家的,人却在内蒙古。如此看来,她已经离开了北京。

清泉是我的“学生”。每期写作班,她都会在不同的城市发来新作,活像一位游吟诗人。然而,追着她跑的,不是诗歌,而是生活。她做过代课教师,洗过车,修过脚,跑过保险,还当过保姆。50岁时,人间的苦已吃得七七八八,少女时的梦想却忽然来袭,按捺不下,于是决定写作。

当时是2018年,我刚好结束了编辑生涯,应邀到大学和出版社教写作,部分课程面向社会。第一份学员名单就让我开了眼界,更像一份职业大全:警察、医生、会计、程序员、心理咨询师、科研人员、育儿专家、数学老师……年龄最小的是初中生,最大的已年过七旬。清泉一年后加入,微信头像是一朵大大的牡丹。

起初,这阵势着实让我犯难:这课该怎么上呢?像这样年龄和职业差了这么多的班级,还是头一回见。于是我先当学生,在微信群里请教:大家为什么写作呢?未料,这个问题如入水油锅,炸开一片。有人想写家史,有人想写职业,有人为治愈,有人为激励备考的女儿,也有人记为记下看过的风景,还有人什么也不为,只想证明“我来过”……

我从白天看到夜里,直至看出无数个大写的“我”,才意识到这片暗自萌发的生机背后,是个体表达的觉醒。过去,受制于

结束几个月的海南旅居,明天就要返回北方了。收拾好行装,我登上楼房顶层的露台,再看一眼已经无比熟悉的风景。

视野中没有遮挡,周边的山和海、田野和村庄、街道和房舍,尽收眼底。正是阳光明亮的下午时分,前方两公里外的大海,闪耀着翡翠般碧绿润泽的光亮。几条银白色的渡轮,正在驶向著名的旅游景点分界洲岛,海岛的轮廓连同码头上的灯塔清晰可见。

我的住房位于海南陵水香水湾的一个住宅小区里,一墙之隔,是一个海滨村子。10多年前的国庆假期,我来住过一周。从阳台上俯瞰,那时村子里大多是低矮的平房,墙壁和屋瓦被岁月和风雨侵蚀成了黛黑色。每天黎明时分,伴随着低沉浑厚的海浪声,是一片鸡鸣狗吠声。其后数年中我没有再来过,每次想起时,脑海里浮现出的都是这样的图景。

退休后,时间自由了,我也加入“候鸟”的队列,每年冬季都来住上几个月。第一次来时,因为与上次隔了较长时间,感觉变化明显,记忆中的那幅画面要重新描绘了。村子里简陋老旧的平房,多数变成了三四层高的楼房,坚固气派,房主家住一层,其他的用作店面或者开办民宿。

小区外面那条连接附近几个村子的马路,原本很窄,路面也坑洼不平,如今已拓宽铺平,被命名为香水湾大道,两旁建起了很多家餐馆、超市、旅店、药店等等,日常生活设施一应俱全。原来买东西要去10多公里外的县城,如今走在街上就可以解决了。

此后每一次来,都会发现一些变化。譬如小区内道路通向的一处海滩,多年中一直很僻静,前年来时,发现沙滩后面那几棵椰子树和木麻黄下,建起了咖啡屋和音乐吧,游客躺在沙滩椅上悠闲地观赏海景。去年来时,又看到旁边矗立起一家冲浪俱乐部的标识,海面上有不少年轻人的身影,划水、起乘、转向,滑水板追逐着银色的浪峰。

去年春节前后,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全线开通,吸引了众多各地游客。两公里长的香水湾大道,也成为这条公路的一段,自驾游的车辆川流不息。

鹰的成就是什么?它栖落枝头,洞悉一只野兔的行踪,这不算成就。它捕获了多少鸟禽,这不算成就。它见识过江河蜿蜒,森林广袤、原野辽阔、戈壁苍凉……这一点,它超越所有雀形目鸟类。这才是它的成就。

这成就也值得人类仰望。倘若安于现状,人类的见识不会比鹰更大。

鸞的目击者是关乐,他是我在辽宁凤城白旗镇的朋友,勤勉且见多识广。

春天,关乐在关家沟采草药,不觉间走到一处悬崖。一对大型猛禽正在料理鸟巢,听见脚步声猛地回过头。关乐没有轻举妄动,猛禽也没有飞走,双方对视良久。后来这对猛禽率先退出,从容飞下悬崖。关乐记住了大体特征——翅膀张开有胳膊那么长,腿粗壮、毛长。

我打开《中国鸟类野外手册》鹰科的页面请关乐识别。他凭借记忆对照,最终认为鸞

的可能性最大。春季,在凤城活动的有灰脸鹰、普通鵟、大鵟、毛脚鵟。经过反复回忆、比对,关乐只是排除了灰脸鹰,能确定的就这些。

那么,我能确定的也是这些了。我的见识不会超过一只鹰。

在白旗镇,我还经常遇见斑鸠。它们沿着西边的田垄,啄食土里的虫子或草籽。

它们也在后街啄食短梗刺五加的果实。主人防不胜防,也奈何不了它们,吐槽几句就算过去了。

它们飞过南山上空,落在高大的枫杨上,不知何故又转到附近的槐树上面。我看不出这两棵树有什么区别。在斑鸠看来,槐树更

我观察过汽车牌照,来自全国各个省区和直辖市,无一遗漏。有10天左右的时间,大街两旁热闹异常,饭馆座无虚席,水果摊上果实堆积,流光溢彩。楼下村子里的民宿,也住进了不少的游客。

相比之下,更多的变化是不动声色的。从前年开始,大街两边地面涂上停车线,以往无序停车的情况大为改观。每隔一段距离,就有一处充电桩点,方便新能源汽车充电。街边的上百家水果摊、小吃店,搬进了规格样式统一的售货亭,原本拥挤的路面变通畅了。时常看到环卫工人蹲在地上,仔细清除被嚼过吐出的槟榔渣造成的暗红色痕迹。这些都很容易被忽略,却显示了细微然而确凿的改变,一步步地,一点点地,变得更加有秩序和整洁。

这是一个普通的海边乡村,位于广袤国土的南端。置身其间,看到的也是它的日常生活,平淡无奇。但你会想到,眼前的一切并不孤单和遥远,它的烟火气息里有着整个时代的呼吸。

也有多年不曾变化的。楼房正下方村子边那一片草地,每天上午依然有成群的牛来吃草,每头牛的身边,都有一只或几只白鹇陪伴。草地尽头的水塘,依然清水盈盈。牛吃饱喝足,从草地边矮墙的豁口处走出来,走过被椰子树和榕树遮盖的狭窄的村巷,走过分隔开小区和村子的长满火焰树的道路,然后转到香水湾大道上。它们大摇大摆地走在路中间,旁若无人,成为游客眼中的一道风景。

我的目光离开辽阔的海面,转向左侧那一排高耸厚重的山岭。那便是海南岛南北气候分界线的牛岭山脉。远远望去,山坡上林木葳蕤茂盛,浓郁的绿色中,点缀着一片片、一簇簇的猩红色,那是木棉花正在绽放。每年这个时候,是木棉的盛花期。走在蜿蜒曲折的登山木栈道上,头顶上,高大的木棉树时常会有花朵坠落,落到旁边虬结盘曲的藤蔓上,落到脚下栈道的防腐木板上,发出沉闷的噗噗声。

我知道,明年这个时候,我还会登上这座叫作红角岭的山峰,走上那一条木栈道。那些硕大肥厚的木棉花瓣,也仍然会落在我身边和脚下。

的成就是什么?它栖落枝头,洞悉一只野兔的行踪,这不算成就。它捕获了多少鸟禽,这不算成就。它见识过江河蜿蜒,森林广袤、原野辽阔、戈壁苍凉……这一点,它超越所有雀形目鸟类。这才是它的成就。

这成就也值得人类仰望。倘若安于现状,人类的见识不会比鹰更大。

鸞的目击者是关乐,他是我在辽宁凤城白旗镇的朋友,勤勉且见多识广。

春天,关乐在关家沟采草药,不觉间走到一处悬崖。一对大型猛禽正在料理鸟巢,听见脚步声猛地回过头。关乐没有轻举妄动,猛禽也没有飞走,双方对视良久。后来这对猛禽率先退出,从容飞下悬崖。关乐记住了大体特征——翅膀张开有胳膊那么长,腿粗壮、毛长。

我打开《中国鸟类野外手册》鹰科的页面请关乐识别。他凭借记忆对照,最终认为鸞

的可能性最大。春季,在凤城活动的有灰脸鹰、普通鵟、大鵟、毛脚鵟。经过反复回忆、比对,关乐只是排除了灰脸鹰,能确定的就这些。

那么,我能确定的也是这些了。我的见识不会超过一只鹰。

在白旗镇,我还经常遇见斑鸠。它们沿着西边的田垄,啄食土里的虫子或草籽。

它们也在后街啄食短梗刺五加的果实。主人防不胜防,也奈何不了它们,吐槽几句就算过去了。

它们飞过南山上空,落在高大的枫杨上,不知何故又转到附近的槐树上面。我看不出这两棵树有什么区别。在斑鸠看来,槐树更



版画《春风吹绿客家村》,作者:罗映球(中国美术馆藏)。

今年是母亲的本命年。我要给她买红袜子红内衣,她说:“不用!我过了八个本命年了,从不曾穿红着绿的,还不是好好的!”说罢,她拍拍自己有些佝偻却依然硬朗的腰板。

每天,她4点就起床,先烧壶开水,再去洗漱。6点,她轻推我的房门:“要晨练,该起了!”闹闹钟还准时。

我蹲在门口穿鞋,她拎着布袋站在我身边。布袋里,有防晒晒、水杯、拉力带、小哑铃,还有擦汗的毛巾,她一样不落。

晨练回来,她拦在卫生间门口:“先擦擦汗,坐下来歇会儿,大汗后马上洗澡不好!”

洗澡后,发现换下的衣服不知所踪。阳台上传来洗刷刷的声音。

“你咋又洗上了?放洗衣机洗好了!”我着急。

她看了我一眼:“天天换的衣服,我还能洗不干净吗?用什么洗衣机,浪费!”

“快去吃饭,早餐冰凉了!”她提醒。餐桌上,摆着我的减肥餐——蒸玉米、热牛奶、煮鸡蛋,还有蔬菜和水果。

每次我去上课,她早早杵在衣柜前:“灰西装配蓝衬衫,要么碎花裙搭白开衫,别穿得灰扑扑的,没点精气神!”下班回到家,一锅萝卜骨头汤已在厨房里,不冷不热,正好入口。“讲课最费嗓子,快喝点润润。”她催促着。

超市工作人员都认识她。她拎着布包逡巡货架,对着价签眯眼端详半天,然后掏出老年机:“因,那人说用鸭梨还是雪梨?”她咳嗽,她不知从哪里得了偏方,梨汤款冬能止咳,于是直奔超市。

她气喘吁吁地进门。“叫外卖送不就好了!跑那么远!”我心疼她。“超市买,不用多花钱!”她理直气壮。

冰箱门上,贴着她自创的“象形文字备忘录”。

好吗?在通往莫家村的公路两侧,它们常常站在电线上,打量着起伏的山峦和平坦的田野。

我无法了解它们的内心世界。与其它躁动不安的小雀们相比,它们给自己留够了观察和思考的时间。寻找食物和伙伴之余,它们肯在某个地方停下来,这难能可贵。

如果用望远镜仔细打量,有的是山斑鸠,有的是灰斑鸠。如果脖子两侧分布黑白斑点,那便是珠颈斑鸠。因为这片“珍珠”,它堪称最美的斑鸠。

三种斑鸠白旗镇都有,我常见到的是山斑鸠和珠颈斑鸠。我在曹家岭路边的林子三

的职业资历、人与宠物、美食杂忆和都市传奇。

这就是当下素人写作的缩影,全是热腾腾的一手生活,还自带一份不期而至的惊喜。这些未经修饰的人生标本,正绕过传统书斋写作的套路和局限,带来新的个体表达和理解方式。

我批改他们的作品,更细品他们的经历。这些年,我有幸成为他们的第一读者,并帮点小忙,把这些“璞玉”打磨擦亮。时间长了,我感觉就像在游历一座人生博物馆,展品或许不够精致,甚至未必称得上作品,但它们活脱脱的,如微光,如星火。

最近一次联系清泉,她又到儿子家帮忙带孙子了,除了忙,还是忙。但她还在写,似乎唯有写,才能对抗人生的空虚。偶尔回老家喘口气,她还要教几个上学的小辈写。

如此硬核的人生,我深深拜服,于是请她到我的课上分享,她有段话是这样说的——

“在人生的下半场,我想试着捡起学生时代的写作梦想。我给自己提出的口号是,写作从50岁开始……我知道因为能力所限,笔力微弱,写不出什么鸿篇巨制。我能写什么样,就写什么样吧。”



画三个圈圈代表还剩三颗鸡蛋,波浪线是该买鱼了,歪歪扭扭的草则表示老家菜园的韭菜可以割来包饺子了……

我嫌超市里的蔬菜不好吃,她就回两三公里外的老家去种,玉米、白萝卜、红薯、花菜,还有其他多种绿叶蔬菜。菜园里的作物总比别人家早熟半个月。霜降未至,萝卜就顶着嫩绿缨子探出头;清明前后,别人刚播种茼蒿,她种的已能摘来焯水凉拌。

菜种太多,吃不完,她让我拿去送同事送朋友。“不值几个钱,送来送去麻烦!”我不肯去。她生气:“这是钱的事吗?是健康,送健康!”

一天晨练回来,进门喊半天,没人应。原来她在

阳台上剥豆子,坐在洗衣台上。我瞠目结舌:“你怎么坐上去的?”

“这有啥难的,手一撑就上来了呀!”她轻描淡写,“看看这红米豆,红玛瑙似的,等下煮给你吃!”

有段时间,家里的网络老掉线,叫师傅来修,师傅总也不来,让人甚是烦恼。有天从外面回来,看到她蹲在路由器前研究,吓得我赶紧阻拦。“电视上说这可能是‘接触不良’,你看看现在是不是好了?我年轻时学过修收音机呢!”她振振有词,“你不总笑我是你的‘95后’生活秘书吗?我这‘秘书’还称职吧!”

暮色爬上窗棂,夕阳的微光透过纱帘洒进来,她蹒跚将我昨天带回来的讲座海报挂在书架前的身影,与40多年前在村小教室帮我挂手抄报的身影渐渐重叠。

她用漫长的光阴写成一部母爱的操作手册,告诉我一个最朴素的道理——所谓岁月静好,不过是有 人一直把你当成需要照顾的孩子,哪怕你已年过半百。

次看见山斑鸠,每次都是单独一只,这说明它一直独居。它在林下百无聊赖地走着,还有一次在林下静立,望着公路上一名扛袋子的老人。

沿后街朝西走,能发现更多鸟。去年4月的一天,我发现了锡嘴雀。它的特征太明显了,大嘴。为了拖动那只大嘴,它的脖颈和头部不得不发育得比较粗壮。不过,它的嘴更粗壮,占据头部总重量的很大份额。

于是气质便显得厚道,很值得信赖的样子。如果委托一只鸟送两份文件到莫家村,我更愿意选老西子。我们不能把送信的任务都压在鸽子头上。

老西子是谁?老西子就是锡嘴雀。

祈年殿西有个出口,下了高台阶,对面的柏树林边上,有一块天坛的景观指示牌。从这里进去往西不远,直走便是双环亭。我要去双环亭,见到几个年轻男女,围着指示牌在看。从他们身边走过时,他们向我招招手,我走过去,他们指着指示牌上的斋宫,张着嘴巴,似乎在问怎么走,但没有发出声音。我看出来了,是几位听障人士。这是我在天坛第一次遇见听障人士。

想他们一定是刚刚参观完祈年殿,从西门出来,下了高高的台阶,走到了这块指示牌前,看去斋宫的路怎么走。我向他们比划着手势,意思是让他们跟我走。

我曾经学过一点点手语。那是20多年前,一年春天,我跟随中国残疾人艺术团,一起出访土耳其和波兰。第一次看他们的演出,那些男孩女孩站在舞台上,英姿飒爽,比划的手语是那样的漂亮。在舞台下,在生活中,他们的手语依然那样地美。记得一次在汽车上,我和当时跳《千手观音》的领舞邵丽华

坐前后排,我比划着手指和她交流,她和她的同座另一位听障女孩一起用手语,尽管她们说不出一句话来,但那无限丰富的表情与表达,却都倾诉在她们手指间的变化之中,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一路上,我向这些残疾人艺术家学会了几句简单的手语。不过,这则多年过去,都忘光了,不知道刚才比划的手指,这几位听障人士是否明白。

他们真的明白了,笑着跟我走。一路上,看他们边走边不停地挥动着手臂,比划着手指,准确地说,是他们的手指带动着手臂在舞动,像风带动袅袅的柳

灯火一盏一盏亮起,老街的世界一下子红火起来。低回的客家古文吟唱伴着二胡的弦声,掠过砖墙与梁柱,在昭忠祠的天井上空旋转起伏。眯着眼睛、穿着红色唐装的肖秋林老人,全然沉浸在自己的表演之中。

站在挂满灯笼的老街口,思绪越发变得清晰起来。这个我闭上眼都能说出方位的地方,叫衙背街,顾名思义,就是县衙背后的街,承载着于都县城好几段繁华的历史。后来,这里改成了解放路和建国路。

那时,我就住在解放路和建国路的交叉路口,推开窗,就能看见互相嵌合的青砖灰瓦和热气腾腾的市井生活。我喜幸牵着孩子走在狭长的街上,看篾匠的竹丝在晨光里飞舞成金线,听石匠的凿子与青石碰撞出的声响。

那处唱着客家古文的昭忠祠,有100多年历史。20年前,这里也是一对易姓夫妻的豆腐坊。和豆腐坊并肩的还有两家小店,一家店主是打金人小庄,一家剃头铺,师傅姓陈。店铺都没有招牌,但开店的把自己变成了招牌。豆腐坊的易姓夫妻不怎么爱说话,整日里只埋头做自己的事情:泡豆、磨豆、冲浆、压浆、烧浆、舀浆,做好的豆腐不用上街便能销售一空。剃头铺虽然只有一面镜子和一把理发椅,可来的人并不少。操着一口闽南话的小庄和陈师傅偶尔会碰在一起,聊老街的祠堂、古井和故事。

当年,唱客家古文的那位盲人,是怎样叩着青石板摸进剃头铺的?对我来说,一直是个谜。每次他理完发,都会摸到街中间那个最显眼的位

置,来一段即兴表演。客家古文是一种说唱艺术,因所描述的内容多为古人的故事而称客家古文。唱词多为七字句式,常用的曲牌有二三十支。勾筒、二胡伴奏,有时也加入渔鼓筒、小鼓、竹板、梆子、唢呐、秦琴等。表演者在丰富的表情、婉转的唱腔中,抒发喜怒哀乐,评述功过是非。

如今,农民出身的肖秋林已经成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。上世纪80年代,他跟盲人师父段灶发学唱客家古文,一唱就是几十年。他还喜欢表演布袋木偶戏,常把木偶戏的提线技法融入古文,十指翻飞间,喝彩声不断。

8年前昭忠祠开办了古文馆,从此,肖秋林在这里义务传授布袋木偶戏和古文表演说唱。他盼着那些浸润着美好生活期许的说唱艺术,能被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延续下去。

从老街往回走,几百年的时光如同那些穿着汉服的小姑娘,从擂茶馆的古井边一闪而过。图书馆的小楼里还聚着灯光。自从城市开启了夜读模式,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图书馆,那些从窗格里溢出的光,把老街照得更亮了。

夜渐深,灯笼将檐角和门楣染成了朱砂红,青石板依旧泛着温润的光泽。老街建筑已修复成当年疏密有致的模样。马头墙、老门扇、青砖灰瓦,灯笼高挂,再喝一碗热气腾腾的擂茶,听一段优美婉转的古文,烟火味越发浓郁起来。

忽然明白,曾经的衙背街并没有消失。就像当年那个盲艺人所唱

的客家古文,此刻,正在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唇齿间,长出新的根系。

枝,是那样地充满韵律。我们正常人可以学他们的手语,但我这样笨拙的动作,很难做到他们那样美,正如没有经过正规舞蹈训练的人,只能跳跳广场舞一样。

即使我一句也看不懂他们的手语,但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年轻,他们的快乐。而且,让我忍不住想起20多年前和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在一起的日子。眼前这几个年轻人,虽然不是艺术家,但他们的手语一样漂亮,让我想起风中的树林,那一排排树木摇曳多姿的枝条,像波浪一样起伏着、摇曳着,无声而温馨。我真的觉得手语丰富了人类的表情与语言,甚至觉得我们现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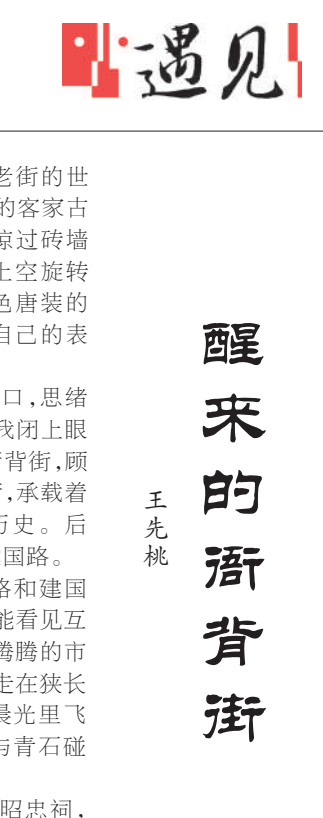
的舞蹈语汇,肯定从听障人士的手语中汲取过营养,否则肢体语言不可能与听障人士的手语有那样多的相似和延伸。

我们很快来到了斋宫门前。大门上,“斋宫”两个字很醒目。他们指着那两个字,笑得很开心。然后,他们纷纷向我点着手指,这个手语,我知道是“谢谢”的意思。我也连忙向他们摆摆手。但总觉得我

的摆手是那样拙劣,无法和他们美丽的手语相比。

他们向我告别,走上汉白玉小桥,走到斋宫门口,又转过身,向我挥着手,打着手语。他们年轻的手语,如同轻盈的鸟,迅速地从那个枝头飞落在这个枝头,飞落在我的心里。真的是那么美妙无比,是有声的语言无法比拟的。

几只灰喜鹊,抖动着漂亮的尾巴,正从斋宫绿色的琉璃瓦顶上飞过。



醒来的衙背街